

姜老师：

见字如面。好久没有给你写过书信了，原谅我在疫情复发而你身体抱恙的当下选择这一形式来向你表达生日祝福。事实上，我好像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给谁写过类似信件的东西了，所以有时叙事膨胀，情感收放不自如也请见谅。有时我会沉迷俳句，耽于诗歌；有时我会钟情于字句的雕琢，但这些有如园丁剪枝般的**技**，对于写一封长长的书信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写过一些所谓作品，虽然称不上妙笔，但我大概也能知道，写作一篇长文，更多的是需要**气与力**。**气**是踔厉奋发而望一蹴而就的心气，**力**是长久躬耕的一厢情愿。我觉得我是保持住了我的气与力的，否则现在的你也读不到这篇有点冗长的告白了，哈哈。**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正式的表白信，那么，就请你把这一封信当作我对你的告白长信吧。**

借着生日祝福的名义，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这些话是从谁的口中说出来的呢？你的现任男友，你生活不充分的观察者，自己生活每日的执行者。我有这样多的角色，作为每个角色，我可能都有不同的话要说。在写下这句话时，我也估算不得每个角色会唠叨多久，所以我请你带着耐心，与我一同聆听。

**如果要我细数2022年的时光，我一定要回到一年前的晚上九点，元旦之夜，我和你漫步在南京的商场里，我点了一杯Costa的中杯咖啡拿铁，但是直到走回民宿都没有喝完。**那家民宿其实外面装修得并不怎么好，略有破旧，隐藏在一幢00年代的住宅房里，它的天井即使在白昼也享受不到日光的照耀。不过对于一年后的我来说，这和那一个冬天的浪漫其实并不冲突。我带着《代数结构》来到南京，带回了一幅鹿的油画与2022年伊始的幸福。你或许以为，让我心情愉悦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三个晚上与你同床共枕的机会，但并非如此。**让我长久反复回忆的是有着牛蛙火锅的那个夜晚。**2021年12月31日，我考完了《数理逻辑》的期末考试。虽然最终没有拿到满绩，但是《数理逻辑》是让我感觉荡气回肠的一门数学课，让我意识到，数学大师的讲授可以多么通俗易懂，基础数学的世界能够如此美妙，即使我天资不够，也可以管中窥豹。这门课是如此有趣，以至于在那个牛蛙火锅之夜，我一边吃，一边向你絮叨了一整顿饭时间的数理逻辑知识框架，以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概要，即使我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我看得出来，你听得很有耐心，这似乎也说明麻辣牛蛙的味道很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絮叨的我。下午那一杯Coco的柠檬咖啡味道一言难尽，还是饭后买的咖啡拿铁味道好一些。**我们就这样自然地走入了南京的又一个夜里。**

南京的夜太多，零零散散拼在一起。那个在校门口等你出门的夜晚，南京初雪，我在出租车上丢了手套，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南京，熟悉的南京南站；那个奔赴影院的夜晚，我们步履匆匆，奔向2021年的1月，上映的是《心灵奇旅》，被我们抛在脑后的是南京邮政局；那个音乐节大雨的夜晚，我们都被淋了个透，派对散场，水洼里闪烁的路灯刺到我的眼睛，而你心头有一点生我的气；这个饭后散步的夜晚，长街安静如水，我们顺流游荡。南京的夜太多，象是一朵朵花瓣，彼此之间如此不同，却又散发着一致的迷人底色，我想应该是有你的缘故。南京的夜又太少，我愿与你在此挥霍掉我的青春。

第二天的夜晚，饭后我牵着你的手，走到了某条街的中央的某个十字路口，望见正前方马路对面有一家糕点店。疫情之下，六朝古都依然川流不息，鹅黄色的灯光从糕点店的内部溢出来，洒到了街上。**我意识到，这似乎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就在此时，就在此刻。我的生活追求，是在元旦的夜晚与心爱的人散步在城市熙熙攘攘的街上，去买一些甜点。**我笑着问你，要不要一起去买点甜点？你说好，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生活的钥匙。

糕点我们没有吃完，你带回了学校。代数结构我倒是没怎么复习，我在上海的大二上学期随着Sylow- $p$ 子群的定义与有限域扩张定理的遗忘而草草结束。再次见到你则是寒假，但终归和南京的夜晚有所区别，我想念的是在夜晚街道上的并肩而行，是深夜的相拥入眠，**是未来某种生活的短暂体验。**二月春风似剪刀，转眼到了三月。三月八日，上海入春，此春甚盛，一发不可收。交大种了很多朴树，让我想起高三宿舍门前、篮球场边那一排整齐而温柔的**朴树**们。高三下学期的四月，十七岁的我睡起午觉，便可看到窗外温柔的朴树叶子随风婆娑作响，惠风和畅，阳光洒满五十八中的操场。我想，**我似曾与你共渡诸多此番春。**于是在图书馆四楼，在柳树簇拥的湖边，我在暖洋洋的日光下写完了《此间丰饶》这首诗。当时的我以为，天气会越来越暖，2022**丰饶如斯**，会一直好下去。

## 此间丰饶

是你吗  
目光在远方凝为回音  
却又刻意绕开繁复的花朵  
谁曾籍此袭越关山  
籍此告别十七岁  
柳边水、流泻云  
薄荷质感的四月阶梯  
谁说此间丰饶  
山作心缭乱  
叶是风婆娑  
窗外朴树整齐温柔  
似曾与你共渡诸多此番春

此后第二天，三月九日，**交大封校**，两周后，**上海封城**。随后的日子也如浮光掠影一般，当被禁足的人面对数学，时间就仿佛阳光下房间内的浮尘一般缓缓步入静止了。一整个上半年，你好像都在忙学生会和课内的一些事情。从自私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自己并不愿投入学生会主席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当中，我想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管理**对我来说不算是个有趣的话题，需要协调、沟通一群心不在焉或者效率低下的人，怎么想都是麻烦的活计。我也只能默默观望你的忙碌，却不能陪在你身边和忙碌过后的你在晚上点一餐甜品好好休息。

说也奇怪，也不奇怪，似乎从我的十九岁开始，每一个学期的时间跨度似乎也变短了，因为忙碌？因为禁足？之前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随着年岁的增大，人们对于同样跨度的时间变化会越来越不敏感，因为同样的时间跨度占这个人的生命比重会越来越小。譬如同样是一年，对于少年人来说可能占去了他人生中的十六分之一，在这一年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分别了懵懂的青春好友，选择了一所高中，度过了最后一个半懵懂半成熟的暑假；但是对于迟暮之人而言，无非是太阳东升西落过去，萧萧索索，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同样是一个学期的时间跨度，对我们而言似乎也缩短了，只要我们能见到彼此，那么刚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无非是因为等待而付出的一些忍耐的代价，毕竟我们从来就很擅长忍耐。

谧谧厌夏光，商风道清气。**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夏天，你能把自己的心事都向我坦白。**其实我一直知道在你每天忙碌学习的表层生活下，你对我一直有很多心事，这些心事如果没有及时地表达出来，就会像铜镜上的灰尘一样积攒起来。我知道我有很多次不懂事的言语或行为让你当时或事后难过，所以其实当你对我坦白的时候我也没有惊讶，更多的是深深的、不遮掩的**愧疚**——虽然我也没有想到有些事情你会记得这么久。十七八岁的我，不成熟的地方应该算是占了四五成；如今我的二十岁已然走过一半，我还是有不成熟的念头与举止，但我的话更有分寸了，我的言行更谨慎了，我也懂得了没必要把自己的审美或者观点分享或是强加给他人。我逐渐理解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说出来，不是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完整为止。**那些我做过的，我希望你会原谅，因为只有原谅才会有放下。**太多的纠结只会让你越走越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之前犯过的一些事而继续纠结难过失望下去，好吗？在未来将至的日子里，我希望你能一直明白我的心。刺猬的刺会留给生活，而将温暖的肚皮留给自己的爱人。**我再不会如此冒失了。**

在开学之前，我们又一起回了一次高中，或许是因为已经过去了两年，我对于学校的倒没有那样留恋，走一走长长的马路，就算是再见了。告别高中，我很轻松，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深深沉浸在高中的回忆里无法自拔，那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君子不器，大致如此。我想，我与高中正式告别的时刻，不是高考结束、停笔收卷的那一刹那，也不是回去拿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下午，更不是踏入交大校门的那个雨天，而是放榜后的第二天，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许多学校的招生办都来体育馆张罗招生。我与你携手走出校门，买了两瓶元气汽水，向左拐。走到永丰牛肉面店门前时碰到了高登营，我牵着你的手点一点头，说“老师好”，他说，“你好”。**我的高中生活就在那时结束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九月，我一年当中最喜欢的一个月份，随着宿舍的搬迁而开始，随着囚禁在宾馆的日子而结束。不过与你聊天视频，字里行间我都看得听得出来，你的心结放下了不少。不过，我也知道你不再是那个十七八岁一心恋爱的小姑娘了。你也和我说过，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恋爱脑了，付出是需要对等的。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但我的心却被其他的事情搅得乱乱的。九月的我走过了整整半年的封控，仿佛被困在坚冰之中，而九月的封校、隔离又让我再次被囚入这块冰中。我感觉我的生活正在与逻辑割裂，我的三年的生活正在与真实割裂，宏大叙事正在与国际共识割裂。小时读《上下五千年》，鲧治水用堵，无功，舜治其罪。鲧死。其子禹治水用疏，水治而天下治。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我们的政府不明白吗？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我想去见识一些其他的生活。

后面的日子似乎过的就有些快了，从全面封控到全面放开，也不过短短四十余天。李贺写《摩多楼子》，**风吹沙作云，一时渡辽水**。我想十一月的风向变化之快速也大致如此。月初刚刚解除封校，月末便是全面放开。习惯实验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我在当时对风向变化略显迟钝，但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天平从一侧迅速倾斜到了另一侧。然而你却依然被禁足在校内。我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只能选择接受。我和你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分别，仿佛遗憾与遥望才是大学生活的底色。你将其称为我的思考也好，精神内耗也罢，总之，我的心绪时时涌动。一方面，我思索未来求学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又迷惑于当下因为空间距离而不得不放缓感情节奏的异地恋关系。在求学的问题上，**我不愿在同一个地方驻留太久**。交大的群星和草坪固然美丽，但一想到我要在交大的食堂再面对五年的鱼香肉丝、酸汤肥牛、酒酿圆子，我又觉得大学可能是出国最好的时间窗口，让我补足支离破碎的英语，感受别样的文化与政治思潮——我自认有一些思辨能力，哈哈。而说到异地恋的关系，我也和几个同样是处于异地恋状态下的朋友联系过了，他们的反应倒是让我意外。他们无一不是选择了拖延——或者你可以将其称之为逃避——的方式，**将问题交给未来的自己去解决**。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确实是最高效、最贴近拟合现实的做法。随着我的长大，**不容我置辩或者改变的现实正在越来越多**。我无法改变异地的现实，无法改变封控的现实。方向已经被确定，我只能选择蛰伏：接受这一段旅途，而将解决问题的权杖交给未来的自己。

时间终于走到了22年的尾声。飞机落地，夕阳下山，北方寒潮席卷而又息消。自从入冬后，这是青岛难得天朗气清，阳光遍洒的日子。我漫步在二浴的堤上，看海水映出金色的星点，带着沙沙的细语冲刷礁石棋布的滩涂，听起来令人格外舒服——在退潮。我沿着海岸线从太平角向东北方向五四广场漫步，天顶湛蓝，海水深沉，只有猎猎海风揉过我的帽子。我感觉我需要一个句子。耳机中传来付菡的声音，“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忘记了太阳也不会悲伤。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多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明天。”**流淌，流淌**，是了。无非在大多数时候，流淌也是无奈的，只要时间还在，我们就要奔流，告别周遭的陆地与滩涂。2022，已经流淌了过去；2022的你和我，也流淌了过去。2022，值得吗，后悔吗？虽然彼时的我没有作答，但如今在我向你写信作答时，回想起的唯有太平角的漫漫海风。

我的2022，开始于疫情防控的时代，那个南京夜晚的牛蛙火锅、数理逻辑与糕点店的灯光开始；历经了魔幻的现实一种，拥抱了你坦诚的热泪与我沉默的愧疚；在疫情放开时代，于我在太平角远眺的那个灿烂下午，随着痛快吹拂的海风，溢满阳光的潮水缓缓退去而结束。而我的2022，思绪始终离不开这几个问题：**我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将以什么样的姿势去面对不容置辩的现实，我将会选择哪些人伴我同行**。我想，第一个问题，从我的目光触及那一家糕点店的灯光时，就已经确定了；第二个问题，我在思绪波动的秋天作出了暂时的抉择；第三个问题，我在下面写给你听。

我写你一封信，写给我们共同的过去，但更多的则是写给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从2022年这面不算光洁、甚至略有破损的镜中，看你看得更真切了。或许你暂时无法以晴耕雨读的身份陪伴着我；或许你热爱太阳下流淌的生活胜过纸张上凝住的诗歌；或许你不解我痴迷于花里胡哨的电子游戏。**这些可能很重要，但这些更有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我爱你，无关陪伴，可以不需要你时时伴在我身边，共进午餐或是拉上窗帘告别夜晚；无关诗歌，不需要你和我一起深秋造访辋川文杏馆内静坐的王维，于初春寻觅昌谷内骑马呕诗的李贺；无关娱乐，不需要你和我一起某个雨天，饰作拯救公主的林克探险海拉尔大陆，扮演怪物猎人激战喷火龙。我爱你，倾心于你对我的包容，倾心于你愿意原谅我，陪我从一个不太聪明的愣头青慢慢成长为一个逐渐成熟、偶尔愣头的小伙子。**我也希望，你会陪我一直走下去，航行到时间海更广袤的远方。而这，应该算作我第三个问题的半个答案**。答案的余下一半，就由我的行动来阐释吧。

在这封信的最后，我想用两首诗作为结尾，一首敬我们四年余半载、聚少离多的过去；另一首敬我们的2023，以及更遥远的未来。关于诗，我知道你向来鲜有关心，就像我从来不怎么关心我们家的绿植。不过我还是想请你读一读它。总有人要打理绿植，像我的妈妈；也总有人要修剪诗歌，像我。绿植与诗歌平等构成我们的生活的根基。而诗歌对于当下的我来说，是描述生活的工具，我喜欢凭栏望云构想一个自认优美的长句，再将其扩成一首诗歌，作为当下生活片段的一张凭证或是一把钥匙。未来的我，一个月后，一年后，五年后，更久，凭此钥匙便可打开记忆中的这扇门，拥抱思念。而这扇门后是我们的青春恋爱的路途，或有不和，或有泪水，或是聚少离多，但你总是我过往的必经之路。

第一首是李贺的《石城晓》，献给我们过去一起走过的四年半。当下的我们与相识时的我们变了很多，但也有些不会变化的特质。我想我会永远钟情于你的 温柔与包容，而我未来必会以可靠与包容作答。之所以选这首诗，是因为李贺恰如其分的氛围感。与你携手共渡天河，我的荣幸。

### 石城晓

月落大堤上，女垣栖乌起。  
细露湿团红，寒香解夜醉。  
女牛渡天河，柳烟满城曲。  
上客留断纆，残蛾斗双绿。  
春帐依微蟬翼罗，横茵突金隐体花。  
帐前轻絮鹤毛起，欲说春心无所似。

而第二首是由我自己写的，描述现实，也献给你的21岁。

### 现实液体/献给你的21岁

我不是蘑菇  
拒绝孕育碰运气的孢子  
不是谁最爱的榉木  
过多的声音搅断我的年轮  
择机汹涌，是我  
选择一个雨季来篡夺湖泊  
气蒸云梦，插标卖首  
  
我早该知道  
城外的人怎会后悔  
城池之内怎有河流  
你问这一身沉默还要编织多久  
赤色的坚冰，所有人的哀愁  
水的命运，沙的时代  
支流从来靠无中生有  
或许就现在吗  
衔入巫山楚王长梦  
吐纳昌谷春日霞蔚  
当我再次融入这片滩涂  
请允许我与你一起流淌  
未曾谋面的处女地  
就留给那些魔鬼去纵饮

请允许我来解释一下。2022年，我感受到了一个人作为个体在面对群体事件时的无力，声音会被淹没，动作会被捕捉，荒唐的事件像阎连科在《我的父辈》中写的那样，如同巨大、绝望的坚冰一般隔绝在中间，之后又在我们面前炸裂开来，刺伤我们每个人，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力：我们的声音难以被听到，生活的选项被无中生有，逃离的想法在我的心中产生。然而我也深知无论是实习也好，留学也罢，所谓逃离终究是不成熟的，我最终依然会回到这片土地，与你，与家人们，与朋友们。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依然期待或是幻想着或许几年后，我一定会与你在某个夜晚一同并肩走在城市的街道

上，说说笑笑，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入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也正是我在诗中对你的最后告白：**当我再次融入这片滩涂，请允许我与你一起流淌。**一起奔流的念头固然美丽，未来的不确定性却总是不容置疑。在全面放开的今年，以及在不可数的未来，我愿意相信支流终将汇聚，我始终期待着。愿为江水，与君重逢。

回顾过往的目光收回了，长长的告白我做过了，你委屈的泪水我擦拭过愧疚过了，他创的自创的诗歌我赠过了。终于写到了这里，结尾的结尾，我白日梦一般的思绪的收束点。这样一篇长长的告白信，混杂了我梳理下来的一整年的胡思乱想与心灵最深处的念头，就这样交付给你好了。写一封告白信，总是需要一些自我感动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向你告白，你会笑我自我感动的傻气吗？**我想，你随意笑一笑，根本没什么关系的。**在我第一次认真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十六岁，还喜欢读古龙的小李飞刀系列。我依然记得，古龙在书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画蛇添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愚蠢得可笑。  
但世上大多烦恼，岂非就因为笑得太少？  
笑，就像是香水，不但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快乐。  
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做愚蠢的事又何妨？

能够换来你的笑容，我做些雕琢过的蠢事又何妨呢？

祝，前程似锦！

杨淦翔

2023/1/3

于青岛